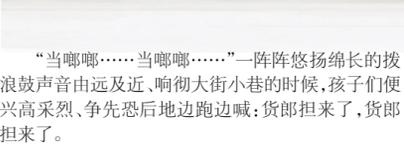


老行当之走街串巷货担

李晓伟



“当哪哪……当哪哪……”一阵阵悠扬绵长的拨浪鼓声音由远及近,响彻大街小巷的时候,孩子们便兴高采烈、争先恐后地边跑边喊:货郎担来了,货郎担来了。

这是上个世纪七八十年代人们经常看到的场景。因为购物方便,因为货物充裕,因为待人热情,那时候,货郎担是居家人们购物的必要选择。货郎担们担起的不仅仅是货物,还有一家人的生活,还有那一抹人间烟火气和浓浓的乡土情结。

那时候,因为物品的流通渠道还较为狭窄,超市小卖部还没出现,人们购买日用物品,需要到供销社或代销点去买,那供销社的代销点,却又很遥远才会有一个,又加之,当时的交通工具也没现在这么发达,就连自行车也较为稀少,所以人们去代销点购买物品时,都要步行而去,这一来一回,既累人又浪费时间,故而非十分必要,人们是不想跑一趟的。

彼时人们购买物品,也是各有各的喜好不尽相同地,母亲们最喜欢买的是“针头线脑,纽扣梳子”,这些做针线活的东西,父辈们买的则是烟锅烟嘴以及喝酒用的酒壶酒盅这些,女孩子们更是会“春风满面,心花怒放”地围在那里,挑选着自己扎在辫子上的七彩头绳,而对于十来岁的男孩子来说,便是对玻璃弹珠糖果糖豆花米团这些最情有独钟了。

卖货郎,挑着一担箩筐,手拿拨浪鼓,走街串巷,嘴里吆喝着。见有人围过来,便驻足下来,供人们挑选货物。那时货郎大叔多半都是四五十岁的小商小贩,他们头戴草帽,穿着利落,眼睛笑眯眯的,嘴巴甜甜的,很是和蔼可亲。

货郎的货担总是满满当当,但令人啧啧称奇的是,如此包罗万象却能轻巧便携。货架上各色商品虽多,但排列得井井有条。货担看起来不大,装的东西可不少,有女人们用的发卡、丝带、梳子、小镜子、棒棒油、雪花膏、松紧带、橡皮筋、顶针、纽扣,生活里常用的洋碱、洋火、拉锁、剪子、毛线、鞋面,还有让孩子

们口水直流的灶糖、芝麻糖、果丹皮、山楂片、酸梅粉、小喇叭、小皮球、塑料水枪等小吃货和小玩具,另外就是锅碗瓢勺这些厨房用品,形形色色,样样俱全。

一副货郎担,俨然就是一个流动的小杂货铺。同时,货郎们必须能说会道,身兼才艺,才能确保生意兴隆,除要去具备强大的收纳能力之外,叫卖调唱得好听也是一名优秀货郎的必备技能。为了吸引来足够多的顾客,他们必须一边摇动货郎鼓,一边高唱叫卖调,这就势必要唱得嘹亮优美,最好能将所卖货物如数家珍地推崇一番才能达到最佳效果。

货郎子不光提供各种各样的物品,甚至还可以从各家各户中收购一些物品。其中不少老人会将自己每日梳下来的头发塞进墙壁或是门缝儿里面,当货郎到来的时候,拿这些头发换东西。

货郎们的生意做得很灵活,不光收钱币,没有钱时,还会让人们拿一些物品来换。包括破铜烂铁,粮食鸡蛋等等。孩子们会将平时攒下的牙膏皮来换自己喜爱的东西,以至于有的孩子等不到家里的牙膏用完,将剩余的牙膏挤掉,换来的是“火冒三丈”的家长的一番暴揍。即便如此,也挡不住孩子们对货郎担的热情。

那货郎担里,随着人们需求的不同,所存放的货物也是不尽相同的,但无论存放些什么商品,无不都是人们喜欢和需要的。他们以此赚点“蝇头小利”,用以维持生计。所以每当货郎行走在大街小巷的时候,都能引起不少人的躁动,一副热闹的景象。

最先围过来的,肯定是那些喜欢凑热闹的孩子们,他们兴奋地簇拥着货郎担,眼睛死死盯着各自喜爱的物品。有按捺不住的,就急忙跑回家里,要么央求,要么直接躺在地上不起来,总之使出浑身本事都要把父母拽扯过来,等拿到心爱的物品时,才眉开眼笑,露出满足的表情。

接着起来的的就是年轻的大姑娘以及小媳妇们,她们叽叽喳喳地围着货担挑挑拣拣,这里翻一翻,那

里看一看,拿着几种不同颜色的头绳或发卡纠结着,也会让一旁的闺蜜给自己参考一下,直到选定自己喜欢的,才嘻嘻哈哈地和货郎讨还价钱。

最后围上来的才是老头和老太太。他们大多是直奔自己所需的物品,很少翻看其他东西,买一盒刀片,扯一条松紧带,换一个玻璃烟嘴,要么就是把看了好幾次心仪已久的搪瓷缸子翻来覆去地把玩,不紧不慢地和货郎讨价还价,如果感觉没有达到自己的心理价位时,要么转身就走,要么非要让货郎再赠送一些小东西。

货郎担是一个非常古老的行业,其起源史可追溯至汉唐,宋元时期开始盛行。“畿鼓街头摇丁东,无须竭力叫卖声。莫道双肩难负重,乾坤尽在一担中。”古书《梦梁录》《桃花女》《酌中志·内臣职掌纪略》均有记述;《清明上河图》《货郎图》《春景货郎图》《太平春市图》等古画更是将其形象活灵活现地跃然在卷。

他们手持拨浪鼓,肩挑货担,游走在城乡的小街僻巷与市井之间,边走边摇,竭力推销货担上种类繁多的小商品。特别对交通不便、商品流通少的农村人而言,货郎担给他们带来了实实在在的便利,故而每次他们的到来都会受到热烈的欢迎。

货郎担交易的方式,可现钱购买,也可“以物易物”。那年月,各家各户没有多少闲钱,孩童们也当然不会有什么零花钱,所以大多时候,所需的生活用品都是用一些旧铺衬、旧鞋、烂网套等东西来换取的。

一代一代的货郎担摇着拨浪鼓走村串巷,日久天长,熟能生巧,那拨浪鼓地节奏,也就被他们摇出了语言地感觉。

随着社会的不断进步和发展,遍地的小卖部、超市如雨后春笋般地长了出来,极大地方便了人们购物,并且物品充裕,琳琅满目,应有尽有,从此货郎担便干净利索地消失得无影无踪。

然而,曾经的货拨浪鼓咚咚响,小火慢炖出烟火红尘里的一丝光亮,始终在记忆中散发出人间烟火气的治愈之声。

临汝镇闫府兴衰始末

申甲由

在旧社会,能够雄霸一方,被称其家,就足以使人仰望;而能称其府,便是更加了不起的门庭了。民国年间,老汝州临汝镇有一个姓闫的家庭,在豫西负有鼎鼎大名。然而,人间正道,天不藏奸,最终还是走上灭亡的道路。

临汝镇闫家亲兄弟六人,以“仁、义、礼、智、信、伦”依次为名,除老五曰信安分老实外,其余五兄弟,个个能说会道,高人一等。

老大闫曰仁,在民国初年便与河南督军赵倜有瓜葛,通过招兵买马,闫曰仁的巡防营后来发展成为吴佩孚的一个师。再后来,回家通过开煤矿,敲诈勒索,强取豪夺等手段,得到不少财富。弟兄六人之中,最为“出类拔萃”、无法无天的,要属老三闫曰礼了。

闫家的霸行,在当地百姓中间早已怨声鼎沸,后来也惊动了国府。其正史,已经被收入《河南文史资料》《汝州史志》《汝州市文史资料》等书目。此文所描述的,是根据一位耳濡目染闫家罪行的知情者,庙下街老学究王明泉先生转录的一些真实故事,可能与正史有出入。现整理如下,供看客品评。

老大闫曰仁,字寿山,老汝州临汝镇人。约生于同治十年(1871年),卒于民国二十七年(1938年),享年六十七岁。他出身于中等以下的小商贩家庭里,祖父和父亲当过粮行经纪,逐渐发展到很兴隆的大粮行。在民初年,闫曰仁弃商从戎,百般钻营,在老毅军靳萼镗部下当军官。民国十年(1921年)前,他还是个营长,驻扎在庙下街。那时候当兵的都能带家眷,起小伙房,庙下满街尽成军人家属院了。

直奉战争前后,不知怎样钻营活动,闫曰仁一跃而为军长,在驻马店驻防数年,大发其财。据说在那里置地五百顷,准备安家落户。不料民国十七年,北伐战起,杂牌军阀,站不住脚,卸军职归乡里,或闲居于京都。

老二闫曰义,于民国七、八年间,行贿运动,当了豫军营长,在汝州三山寨剿匪阵亡,灵柩路过庙下街,龙头凤尾,仪仗非凡,十分气派。

老三闫曰礼,治家有方,赖心肝眼,比谁都多,手段亦极毒辣。仗着军长大哥的恶势,不顾群众的谩骂,大量掠夺农民的庄田,逐步发展到五百顷。据旁观者估计:在临汝镇一带,讹诈欺骗,灭门霸产的土地,不下五百顷。黄河北的安阳地区,亦置有几百顷,连同驻马店的土地,共有一千余顷。

这个骇人听闻的数目,实在令人吐舌寒心!不知坑害多少劳苦农民,杀伤多少无辜生灵。若能永享其数,实在悖天理!闫曰礼是闫府的掌门人,凡事独断独行,与土匪山大王不差分毫。地方人士和群众,统称为“闫三大人”,甚之于提起他,伸三个指头,不敢直呼其名。“叫谁今夜死,难活到明天。”是司空见惯的常事,何其威风煞气乃尔?

老四闫曰智,在民国十八年(1929年),为河南省代主席万选才扩充势力,被委任为师长,在庙下招安张同标等土匪,扩充武装。后来,万选才被刘茂恩诬捕南京被杀后,闫曰智缩编降为团长,旋即撤销军权,以副官、参谋等虚名任之,长久在外,很少回家。解放以后,被人民政府镇压。

从民国元年到民国八年(1912年- 1919年),是闫府的“萌芽”时期;民国九年至民国二十五年(1920年- 1936年),为“极盛”时期;民国二十六年至民国三十三年(沦陷时 1937- 1944),为“衰败”时期,逐渐走向“抄家灭门,彻底垮台”的地步。

闫家府邸在临汝镇西门里,占据西北角一大片土地。在“伐树各料不付钱”的情况下,修建一连几十处浑砖到顶的转角楼。中间一处大楼是“上院”,为当家人闫三大人的住所。其余均称为“下院”,老兄弟妯娌们,自然各住一院,每院各立小灶。

儿辈娶她结婚后,即分住一院,另立小伙。男女仆夫,炊事员、两名护兵,是必须配备的人员。每月由“官伙”按人口支付粮食和花销,都有定数,医药费用另外报销。谁能节余下来,算个人的“体己”,超支了,“官伙”不补助。每个环节,都布置得井井有条,是一个管理到位,组织严谨的豪门家族。

因此,闫府的少爷们,为了自己方便富裕,放枪替人打孽,抢劫短道,杀人越货,干些无法无天的非法行为。再不济的,也要经营一座生意,投机倒把,谋取暴利。临汝镇的生意,除“闫字牌”以外,其他人便做不成了。其中以闫曰礼家的五少爷(外号五阎王),最为胆大妄为,无恶不作。

闫府的恶霸行为,远近皆闻。但是他在本县是孤立的,豪绅们无人和他合作。庙下人知识高,意志坚,根本不和闫家打交道,所以他的势力达不到庙下街。

民国二十六年(1937年)冬,临汝县第一区公所迁移庙下,辖区范围包括城关、夏店、临汝镇在内。时任区长叫王明甫,漯河人,学生出身,缺乏地方经验。当时,夏店的平文司令和临汝镇的闫曰礼(闫三大人),因一煤矿引起争执,双方剑拔弩张,一触即发,地方治安极不稳定。区长看在眼里,急在心头,有意出面干预,疏通关系,又怕双方各不相让,见起面来有火光之嫌。这时,有能人献策:“惟庙下街王厚老出面,可以安稳地方。”

王厚老是何方神圣,竟有如此威望?原来,王厚老是饮誉乡里的开明绅士。

王厚老本名王三重,字厚庵(1880年- 1961年),庙下街北三里王庄人。家有薄地百亩,兼营商业,一生大部分时间住在庙下街,远方朋友都说他是庙下街人。

王三重为人宽厚诚恳,从不虚情假意,巧言令色。一生仁慈济世,与人为善,给人方便,尤其是对江湖艺人和赤贫乞丐,不断帮扶接济。时间久了,在群众中赢得威望,树立德隆望重之高风,被当地群众尊称为“王厚老”。有民谚云:“生不愿做一品官,但愿一识王厚老。”解放后,王厚老被地方政府称之为开明绅士。

王厚老宽厚仁慈的品行,基于他对中国传统礼仪文化的精通。庙下街一带远近乡邻每遇红白大事,都要请王厚老前往主持,每每操办得有声有色,主家客人皆大欢喜。无论达官贵人乡绅富豪,还是平民百姓九流下作,只要上门请求,王厚老一视同仁,不分光棍眼子,有难即救,有困即解,有求必应,结局圆满。

久而久之,王厚老声名远扬,成为豫西名士,与很多军界高官和地方豪绅都有结交,如:铁门张伯英(20路军总指挥)、汝阳王凌云(远征军副司令)、嵩县万选才(河南省代主席)、宋天才(75师师长)、伊川张治功(20师师长)、孙殿英(新5军军长)、展书堂(81师师长)、刘汝明(38军军长)等等。王厚老家无巨财,又乏显爵,文不能执笔,武不能携枪,全凭着宽厚诚挚的人品,名声鹊起,享誉豫西。

民国十八年(1929年),临汝镇北鳌头村的大土匪张同标(又名张举娃),被招安当上旅长,驻扎在庙下街,派出4名班长,到胡庄村要粮,被胡庄村首胡玉田枪杀3名,逃回1名。张旅长闻讯大怒,下令重兵围攻胡庄,扬言攻破胡庄,鸡犬不留。王厚老得到消息挺身而出,从中说情调解。张同标碍于王厚老情面,遂下令撤兵,对外公布说是胡庄村赔了1000大洋,实际分文未出。不久,围攻胡庄村的队伍便被调往洛阳,缴枪扣留。

王厚老气度恢弘,宅心仁厚,在豫西一带被传为佳话。

区长听罢对王厚老人格魅力的介绍,心头大喜,登门央求,以厚老名义,下柬请客。

约定的会期一到,平司令先来到庙下街,王厚老约来街坊乡绅作陪。正谈话间,电话铃响,禀报“闫三大人”已过官庄,不时即到。王厚老率众出寨迎接,平司令欲全副武装一同前往。厚老急忙阻止平文正说:“携枪迎接,对方必起疑心,不如手无寸铁为佳。你们的安全,由我全面负责,尽管放心。”平文正心下忐忑,但碍于王厚老情面,只好唯命是从。

一千人行之庙下街西三里“十方院”,但见宛洛古道上尘土飞扬,人声喧嚣。不多时,看见两名哨兵已站立道旁,怒目横枪,严阵以待。四十步开外,一辆“双飞燕”牌轿车,在40多名武装卫士簇拥下,迎面飞驰而来。等候的十几个人抱拳相迎,“闫三大人”下车和众人一一握手。王厚老逐一介绍迎

据传,一千多年前,风穴寺口有个黄庄,黄庄有个黄老实。他有几块薄山地,喂着一头老水牛,日子过得紧巴巴的,可倒也舒心一因为他的那头老水牛通人性,有灵气,黄老实孤寡一人,一年四季,日里夜里,老水牛不光为他耕地拉车,还时时地陪伴着他,让他少了孤寂。黄老实把老水牛当作自己的老伙计,春夏秋冬,都想办法割来最好的草让它吃。农忙的时候,村上的穷人常常求黄老实去帮忙,黄老实从没有推辞过。那时候,不兴工钱,黄老实赶着老水牛为人家犁地、耙地、拉庄稼,回来的时候,被帮的人心里过意不去,总送给他点黑豆、黄豆的,一来是一点报酬,二是想让他老水牛吃些好料。开始的时候,黄老实把别人送的粮食拿回来,磨成粗面,拌在草里喂水牛,可老水牛每逢这时候,总是不想吃。不时还哐哐叫几声。黄老实说,老伙计,你咋恁恹哩,豆料香喷喷的你不吃,真是和我一样的穷人命。每当这时,老水牛就会长长地叫了一声,还用力地摆摆自己的头。黄老实不知道那是啥意思。有一次,黄老实又为一家人犁了一块地,临走时,人家又送给他一升黑豆,老水牛走过去,用牛角一下把升子拱到了地上,这时,黄老实知道了老水牛的心思,它是不接人家的粮食啊!从此以后,黄老实和老水牛更亲了,乡亲们更是觉着老水牛就是神牛。

过了几年,官府里要在山里修建大寺院,黄庄这里热闹起来了,送木料的、送砖瓦的,来来往往的工匠们,黄庄的路上像赶会一样。黄老实的几间草屋就在山口的路边,大清早,老水牛一见干活的人走过来,就哐哐叫个不停,像是迎接客人,又像是急着走进人群里。

有一天,黄老实在山上放牛,突然来了一阵大风,大风过后,下起了大雨,黄老实赶紧拉上老水牛往家走,可不管怎样拉它,老水牛就是不走,还硬是拽着黄老实往山里建寺院的工地上走,黄老实拗不过它,只好跟它走,老水牛走一堆木料旁,那堆木料在山沟的边上,眼看着要被洪水

冲走,老水牛走到木料卷靠沟的一边,一下子就卧了下来。黄老实一下子明白了,老水牛是怕木料被水走啊!黄老实没有再去拉它,找个山洞避雨去了。狂风大雨直到天黑才停下来。黄老实才牵着水牛回到了家。

打那以后,黄老实也听说了,这里建的寺院供的是佛祖释迦牟尼、观音菩萨。他还听说,这两个佛菩萨是要人学好,要人光做善事不做恶事的,于是黄老实每天都套上老水牛,为寺院拉一车东西。然后再去干自己的活。哪一天不拉心里就不是滋味;哪一天不拉,老水牛就哐哐叫着不好好吃草。

寺院建起了,来寺里上香拜佛的善男信女们也多了起来。寺里要做饭,油盐酱醋好多东西要从城里买了往寺里拉,寺里的方丈就把这事托付给了黄老实。开始的时候,黄老实赶着水牛去赶集,一天一天,一次一次,也不知去了多少次。有一天,黄老实得病,就找一个识字人把要买的东西写下来,连同银两装在一个布袋里挂在牛角上,想让水牛独自试一试。天快黑的时候,老水牛真的把东西如数买回来了。打那以后,黄老实就不再跟车了,买东西的事就交给了老水牛。

也不知过了多少年,也不知老水牛给寺里赶了多少趟,老水牛老了。有一天,老水牛又拉了一车东西从城里回到寺内,快到寺院的时候老水牛一头倒在地上,再也爬不起来了。后来,寺里在老水牛累倒的地方建了一座水牛塔,以纪念这头老水牛。

来源《汝州民间故事》



三日之后,一切工作准备停当,罪状亦书写清楚,即开庭审问。小五满不在乎,以为闫家有钱有势,一个小县长,岂奈何?对控诉他的多件血案,供认不讳。县长现出罪状,迫令亲笔划押,并高声宣读冯副委员长的批示:“杀勿赦”三遍。

此时“五阎王”已身软魂飞,缩作一团。法察捉其手划记“十”字,县长高喊:“立即绑赴刑场,执行枪决!”群众拍手喝彩。满街张贴标语,鞭炮齐鸣,鼓掌声和口号声响彻云霄。大街上人山人海,形成一条长龙,前呼后拥赶往刑场。一声枪响,打发“五阎王”回了老家。

民国三十二年(1943年),华北军风军纪视察团团长金汉鼎驻扎关林,又接控诉闫府的大案多件,报军委会请示,批谓:“查抄处理”。金率部队大抄闫府,捕获老六闫曰伦,二少瑞卿及门下主谋闫金抄三人。因时局紧张,押解至鲁山下汤。至民国三十三年,日寇进占豫西,形势持紧,金奉令将三人就地正法后而撤退。自此之后,闫府所余人员,除少数人敢和群众见面外,其他老少人等,都外逃隐匿。男女仆夫,五零四散,自找出路。

正是:“荣华富贵成泡影,叱咤风云梦黄粱。”临汝镇闫府被查封以后,地方恢复平静,百姓安居乐业,拨云见日,民风逐渐好转。

闫府后裔,顺应社会潮流,适应新的生活,脱胎换骨,重新做人,为新中国做出贡献的,也不乏其人。

老大闫曰仁,生有二子,长子名小山。早在民国十七年(1928年),闫府被河南省主席韩复榘查封时外出,始终未归。次子仲峰,堂兄弟中排行老三,即三少。性情慈善,学业有成,兼习大草,在地方颇负盛名。民国二十年(1931年),就任临汝镇小学校长,态度和蔼,很想与教育界取得联络,并兼任县城红十字义务会长。历来对他三叔的恶劣行为极端不满,因此患“羊羔疯”(癫痫)病症,终于民国二十八年(1939年)辞去校长,晋省就医。

老二闫曰义,生瑞卿,即二少,被枪毙于鲁山下汤。

老三闫曰礼,无出,取闫曰智之次子为义子,即五少,外号“五阎王”。民国二十九年(1940年),被县长左宗霖正法。

老四闫曰智,生二子,长子即四少,是一般的浪荡子弟。

老五闫曰信,生一子,即六少。父子皆无才能,解放后,为人民所谅解,分给土地房屋,耕作善终。

老六闫曰伦,后世不详,兴许是年幼,名气不大。

新中国成立以后,在闫府上院大楼废墟下,挖出现洋一万元,交县银行库存。其他人户和物资,一切安然如初。